

清儒學案

世章



陸貳

清儒學案卷一百二十九

天津徐世昌

左海學案上

閩中諸儒承李文貞蔡文勤之後多宗宋儒服膺程朱自左海始兼精摯漢學治經重家法辨古今文樸園繼志述事父子並爲大師世以比元和惠氏高郵王氏洵無愧焉述左海學案

陳先生壽祺

陳壽祺字恭甫號左海閩縣人嘉慶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典廣東河南鄉試得士稱盛以御史記名遭父憂歸遂不復出自歸里後嘗爲阮文達延課詒經精舍一時樸學之士多出門下後主清源鼇峯兩書院一以經術相提倡並作義利辨

知恥說以示學者規約整肅士初畏束縛久之靡不悅服道光十四年卒年六十四先生初從同里孟瓶庵郎中游潛心理學以古君子自期迨會試出朱文正阮文達門乃專爲漢儒之學又及見錢竹汀段若膺王懷祖程易疇諸名宿故學益精博兩漢經師莫先於伏生莫備於許氏鄭氏先生闡明遺書以尙書大傳自宋以後刻本率多譌漏因爲大傳定本三卷序錄一卷訂誤一卷並附錄洪範五行傳論三卷於後以備一家之學五經異義則取近人編輯諸本參互考訂成疏證三卷其今文尙書經說考魯齊韓三家詩遺說考禮記鄭讀考皆未竟子喬樅續成之他所著又有左海經辨二卷東越儒林文苑後傳二卷東觀存稿一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駢體文二卷絳趺草堂詩

集六卷

參自撰隱屏山人傳

史傳

尙書大傳定本自序

尙書大傳四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鄭康成序謂出自伏生至康成詮次爲八十三篇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並著錄三卷唐志別出暢訓一卷疑卽略說之譌舊唐志直云尙書暢訓三卷伏勝注繆甚自葉夢得晁公武皆言今本首尾不倫直齋書錄解題言印板刊闕宋世已無完本迄明遂亡近人編輯有仁和孫晴川本德州盧雅雨本曲阜孔叢伯本孫盧本多殺舛孔氏善矣而分篇強復漢志之舊非也其他譌漏猶不免焉今覆加稽覈楊所據依稀參愚管而爲之案三卷首爲序錄一卷其所芟除別爲訂誤一卷末載漢書五行志綴以它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三卷總爲八卷序曰伏生以明經爲秦博士漢孝文時年且百歲計其生在周末得見詩書

古文且博識先秦舊書雅記多漢諸儒所未聞遭時燔災明哲
退隱嬴祚旣顛守道不出初抱百篇藏之山中漢興亡失求得
二十九篇而九共帝告嘉禾揜誥舉命諸闕篇猶能言其作意
述其佚句文帝命掌故鼂錯從受尙書而伏生亦自以二十九
篇授張生歐陽生教於齊魯之間迄武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
氏立學官是爲今尙書孔安國晚得壁中古文多逸書十六篇
顧絕無師說終漢之世獨傳二十九篇而已何則二十九篇今
文具存文字異者不過數百其餘與古文大指略均足相推校
逸十六篇旣無今文可攷遂莫能盡通其義凡古文易書詩禮
論語孝經所以傳悉由今文爲之先驅今文所無輒廢古春秋
左氏傳賴張蒼先修其業故傳禮古經五十六卷傳士禮十七
篇與后戴同而三十九篇逸禮竟廢書亦猶是也向微伏生則

唐虞三代典謨誥命之經煙銷灰滅萬古長夜夫天爲斯文篤
生名德期頤之壽以昌大道豈偶然哉尙書今學精或不逮古
文然亦各守師法賈逵以爲俗儒康成以爲嫉此蔽冒不悛迺
謂當時博士末師破碎章句之過而伏生大傳條撰大義因經
屬情其文辭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子之徒所說非漢
諸儒傳訓之所能及也康成百世儒宗獨注大傳其釋三禮每
援引之及注古文尙書洪範五事康誥孟侯文王伐崇伐耆之
歲周公克殷踐奄之年咸據大傳以明事豈非閎識博通信舊
聞者哉且夫伏生之學尤善於禮其言巡狩朝覲郊尸迎日廟
祭族燕門塾學校養老擇射貢士考績郊遂采地房堂路寢之
制后夫人入御太子迎問諸侯之法三正之統五服之色七始
之素八伯之樂皆唐虞三代遺文往往六經所不備諸子百家

所不詳漢始定天下庶事草創獨一叔孫通略定制度雜以秦儀若迺正朔服色郊望宗廟之事數世猶未章焉假令當高帝時伏生年未篤老尊其高節安車禮徵與張蒼等考舊章立經制議禮樂則魯兩生息面諛違古之誚絳灌諸臣泯年少紛更之讒規撫粗定然後繼以賈誼董仲舒河閒獻王王吉劉向之倫先後討論法象明備成康之治何必不復見西京今其書散佚十無四五猶可寶重宋朱子與勉齋黃氏纂儀禮經傳通解攬摭大傳獨詳蓋有裨禮學不虛也五行傳者自夏侯始昌至劉氏父子傳之皆善推禍福著天人之應漢儒治經莫不明象數陰陽以窮極性命故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書有夏侯劉氏許商李尋洪範之論班固本大傳監仲舒別向歆以傳春秋告往知來王事之表不

可廢也是以錄漢書五行志附於後以備一家之學云

五經異義疏證自序

五經異義漢許慎撰鄭玄駁隋唐經籍志著錄十卷宋時已佚
近人編輯勵存百有餘篇聚珍板外有秀水王復本陽湖莊葆
琛本嘉定錢大昭本曲阜孔廣林本大抵攬拾叢殘以意分合
孔本條理差優而強立區類欲還十卷之舊非所敢從也嘉慶
戊辰夏余養疴京邸取而參訂之每舉所徵錄尤詳者若文多
差互仍兩載之其篇題可見者二十五事第五田稅第六天號
第八疊制三事篇次尙存其它以類相從略具梗槩復刺取諸
經義疏諸史志傳說文通典及近儒著述與許鄭相發者以資
稽覈閒附蒙案疏通證明釐爲上中下卷踰五年侍太宜人里
第暇日質之吾友甌窰萬世美而及門僊遊王捷南爲鋟諸板

序曰五經皆手定於聖人羣弟子之學焉者微言大義靡不與聞然左丘明親造膝受經公羊高穀梁俶咸卜子門人而春秋三傳乃若瓜疇芋區之不可相合子輿游夏最善說禮服而檀弓言小斂之奠東西異方司徒敬子之喪弔經異用公叔木與狄儀之所爲服功衰異說何也周衰禮失舊聞寢湮或疑文墜緒傳習錯出或繁節縟理儒者難言況其後支裔益分門戶益廣則五經焉得無異義哉漢承秦燔之餘學者不見全經經義多由口授古文始出壁中經生遞傳各持師法寧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夫其一致百慮殊塗同歸豈謂一勺非江河之瀾卷石非泰華之壤乎哉但去聖久遠枝葉日蕃不有折衷奚由遵軌此石渠白虎所以論同異於前而权重所以正臧否於後也石渠議奏之體先臚眾說

次定一尊覽者得以考見家法劉更生采之爲五經通義惜皆散亡白虎通義經班固刪集深沒眾家姓名殊爲疏失不如異義所援古今百家皆舉五經先師遺說其體倣石渠論而詳贍過之自建武以後范升陳元之徒忿爭謹譁頗傷黨伐永元十五年司空徐防言太學試博士皆以意說不修家法妄生穿鑿輕侮道術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是時師法已衰至安帝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經術之風微矣叔重此書蓋亦因時而作憂大業之陵遲掾末師之蹢躅也許君又著說文解字綜貫萬原當世未見遵用獨鄭君注儀禮旣夕記小戴禮雜記周禮考工記嘗三傳之所以推重之者至矣顧於異義爲之駁者祭酒受業賈侍中敦崇古學故多從古文家說司農囊括網

羅意在宏通故兼從今文家說此其判也案張懷瓘書斷叔重
安帝末年卒鄭立別傳康成永建二年生鄭視許爲後進而繩
糾是非爲汝南之諍友夫向歆父子猶有左穀之違何鄭同室
何傷箴育之作聖道至大百世莫殫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蘄於
事得其實道得其真而已庸詎與夫悅甘而忌辛賤雞而貴鶩
者哉今許鄭之學流布天下此編雖略然典禮之闕達名物之
章明學者循是而討論焉其於昔人所譏國家將立辟雍巡守
之儀幽冥而莫知其原者庶乎可免也

禮記鄭讀考自序

或譏鄭司農注禮記多改字而妄甚哉其誣也壽祺曰禮記本
出孔壁及河閒獻王所得皆古文也其後禮家授受變爲今文
則文字固不能無少譌異矣漢儒傳禮記四十九篇有小戴氏

有慶氏而大戴氏傳記八十五篇亦閒與小戴相出入劉向別錄有禮記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當卽小戴之本陸德明經典釋文敍錄以爲是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者謂禮記不得專稱禮與禮十七篇之名相紊也自后蒼戴聖慶普洎橋仁曹褒馬融盧植諸家之本師承各出傳寫日繁異同參差豈一而已鄭注所引或作某或爲某者是也鄭所改讀略有四例有承受經師者有援據別本者有稽合經典以訂之者有輒下己意審覈聲音訓詁以定之者前三例居十之八九後一例才十之一二耳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糝繆敢率愚淺爲之解詁然則禮記傳至漢末糝繆固多非宏達大儒孰能正之鄭依盧馬之本爲注注檀弓子

顯引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韞然則鄭君改讀多從子幹所考之舊安可非哉或問曰鄭於儀禮詳別古文今文周禮詳別故書或字及杜子春鄭司農讀論語詳別齊魯古讀然毛詩箋禮記注改讀之文不盡著所本何也答曰儀禮周禮之古文故書時蓋漸就淪亡故載之注中以存舊聞論語自張侯論出三家遂微惟包周章句列於學官故並考齊古以綴遺緒詩則魯齊韓並列學官家有其書故箋毛異讀兼采三家不必盡徵所出也禮記雖未立學官而戴慶橋曹諸儒舊本傳授甚眾具在禮家觀慶氏禮至晉猶存賀瑒世傳其業則曹褒所傳禮記可知也橋仁著禮記章句教授千餘人則橋君學之盛可知也後漢景鸞蔡邕並爲月令章句則治禮記者之多自名家可知也故鄭注所參取諸家亦不必盡徵所出也然考檀弓其慎

也注曰慎當爲引禮家讀然今也衡縫注曰今禮制衡讀爲橫
玉藻續綬注曰綬或作蕤明堂位喪大記之綬注皆曰當爲綬
讀如冠蕤之蕤周禮夏采注曰士冠禮及玉藻冠綬之字故書
亦多則綬者今禮家定作蕤是則鄭氏討論舊本依據禮家之
明驗推是而求思過半矣其它旁徵經傳左右采獲皆瞭然眉
列無復可疑此鄭君所以囊括網羅斟酌至精卓然爲議禮之
宗也而一孔之士乃以鄭好改字動相訾訾所謂是末師而非
往古亡從善服義之公心豈不誣哉豈不誣哉余因專舉鄭注
異讀博稽文字證明本源爲禮記鄭讀攷俾流俗不得妄施其
謗焉亦欲扶師法正經術絀寡陋存道真云爾

三家詩遺說攷自序

漢傳詩者四家魯齊韓並立學官元始之世始置毛詩博士不

久旋廢後漢賈逵嘗受詔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集攷三家詩自景伯始惜其書不傳宋王伯厚詩攷所緝三家遺說止取文字別異缺漏甚多壽祺案兩漢毛詩未列於學凡馬班范三史所載及漢百家著述所引皆魯齊韓詩異者見異同者見同緒論所存悉宜補綴不宜取此而棄彼也今稍增緝以備瀏覽猶有未能具載者他日當別成一篇使學者有所攷焉

左海經辨

今文尙書有序說

或難壽祺曰子論伏生二十九篇併序而不併大誓辨矣然今文尙書有序與否蒙竊惑焉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臣瓚注云當時學者謂尙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似今文無百篇之序故爲今學者

不知有百篇又書序般庚爲三篇顧命康王之誥爲二篇如伏生書有序何不分般庚顧命以遵書序顧皆合爲一篇使經與序兩不相應也戴庶常震嘗言序爲伏書所無

見文集古今文尙書辨

王

光祿鳴盛嘗言書序亦從屋壁中得

見尙書後案末

意其然乎答之曰

劉歆班固荀悅漢紀

卷二十五河平三年

袁宏後漢紀

卷十二建初八年

並言孔

子宅所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百篇之序同出於孔壁儻亦伏書所無諸家言古文得多者何得不一及之也歆所譏以尙書

爲備者當時學者黨同妒真之詞彼非果不知尙書有百篇也

伏生故爲秦博士論衡正說篇云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此非

未嘗肄業及之者尙書大傳篇目尙有九共帝告嘉禾稟命揜

誥諸逸書之名

見玉海卷三十七及藝文志考證

爲今學者卽未見書序寧皆

不讀大傳竟不知二十八篇之非全書耶臣瓚之說蓋本孔叢

子孔叢連叢下篇載臧與從弟安國書云襄爲今學唯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古文乃有百篇按此書出魏晉閒人臣瓚驟見而爲所惑因傳會之以爲治今文者不知本有百篇然蘇林注漢書但曰備之而已說絕與臣瓚異林仕於魏黃初中未見僞孔臧書故也古書每篇之首自有題目如帝典湯誓仲虺伊訓太甲般庚兌命高宗大誓武成康誥君陳君雅甫刑秦誓之屬見於羣經其來已久百篇之序所以依此排比古文尙書般庚分爲三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是矣今文尙書觀秦近君說堯典篇目兩字至十餘萬言見漢書藝文志注引桓譚新論秦近君志作延君名恭是亦每篇必有題目其般庚三篇據隸釋卷十四載蔡邕石經尙書殘碑般庚中篇之末建乃家下空一字始接下篇經文知上篇之末亦然是今文般庚卷中未嘗不分別特同卷